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

中庸首一二



漢書門	類	八	一	八
函	號	〇	八	
架	冊	二	八	
冊	架	三	二	

漢書	類	八	一	八
冊	號	三	二	
架	冊	二	八	
架	冊	二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18
冊數	32 (4)
函號	277 130

三十二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中庸章句序

漢章文庫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白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

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公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且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

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今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網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

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

中庸章句
卷首
三
課本
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語類問形氣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理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又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問人心形氣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又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物乃形氣則乃理也○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指

着痛抓着癢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饑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又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又曰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為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為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捨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按條辨云操之則存只是人心皆依從道心上來舍之則亡便是道心走作到人心上去此操舍之間所以為人心道心交界之辨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感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耳故聖人以人心有知覺嗜欲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故當

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然此道心却禱出於人心之間
 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
 心也只是義理人欲之辨耳○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
 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
 文集云以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
 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顏子擇中庸處便是
 精得一善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
 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擇善即惟精固執即
 惟一時中是無過無不及底中執中亦然○困學錄精一
 工夫歸宿在道心上用力則只在人心上又曰論先後以
 精為先論重輕以一為重○四書通執中二字堯言之時
 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
 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大學中不出
 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性字故此序言
 性詳焉○愚按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中揭出性字
 為心字填實主腦中庸言性不言性朱子於序中揭出性字
 性字闡明指要蓋心性本自不相離故須此參互引伸乃

更分明的實其云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
 命焉此即至誠盡性根苗程子所云此篇乃孔門傳授心
 法蓋謂是也論工夫不外精一而擇執實與相發語歸存
 端在執中而時中互為相發則全書之要領具是矣至其
 溯中庸所由作開首即提明子思愛道學之失其傳便隱
 然自寓作章句之心即子思作中庸之心也結尾云於道
 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
 自任之意愈微而開示來學之心愈切矣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
 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
 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廣以
 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蓋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

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闕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川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曰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

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謂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翥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言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

詰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道德性命之歸至
 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
 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
 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
 為害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
 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
 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
 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
 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
 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
 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
 此書採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之間不失
 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
 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
 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
 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按]文公作是序年四十有四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公年
 六十矣章句既定迺刪取集解更名輯畧復為或問以論
 次之今考章句序中所列始合章句輯畧或問而彙為一
 書者厥後章句單行明永樂時所訂大全專采或問而輯

敦復堂

畧乃僅存於朱子遺書世有知之者蓋少故為附刻原序而錄其說之大醇有關本義者與章句或問互相參考庶朱子當年編輯之深心其或可仰窺一二焉

纂讀中庸綱領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看大學又着力去看論語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著看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問中庸精粗本末無不兼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不備處○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見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讀書須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架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



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
爲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指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
來直恁地細密○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
是不可及此只將他人語言鬪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
如此縝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
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又曰中庸全在章句
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問中庸編集得何如
曰近來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
欲盡發其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
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中庸章句本義匯叅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鼈編

孫

維甸尙翁校
乃酌爾峻校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語類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

及之中大旨在於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便不是庸了○問明道曰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庸乃中之常理中字已盡矣曰中亦要得常此是一經一緯不可闕○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不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

課本

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
平常常降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
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
差異便是失其中矣又曰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即便
是經○居業錄一闕一闕謂之
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
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
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
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
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
者矣輯畧伊川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
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

道多說高仰道如卑說本便遺却未又曰中庸一卷書自
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
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為是○語類如言一理
謂天命之謂道道復合為一理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始
合而開其間也有漸未開而復合其合也亦有漸○所謂
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中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多為
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事聖
人經書所以好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理○四書
通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
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理
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
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
於心之體用備焉○輯畧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
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張子此言真讀書之要
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語類中庸一書枝枝
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箇文字齊整

教復堂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

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

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輯墨明道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為物。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呂氏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非道也。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常道。欲造次顛沛久



而不違於仁豈尚一節一行之詭激者哉。語類各篇本
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在中是存在裏而底道理未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纂疏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困學錄不偏不倚中之本然者也無過不及中之當然者也惟其本不偏不倚所以當無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過不及。
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死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篤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

語類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譬如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問以不偏不倚無過
敦復堂



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
 黏着曰此其所以黏着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
 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
 不相反以相成東之與西上之與下以至寒暑晝夜死生
 皆是明道所以云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
 然非有安排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則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異中如一物豎置之常如
 一物橫置之惟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然不常亦不能
 為中中而後能常此以自然之理而言常而後能有中此
 以人而言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着還他一箇常變
 自是着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
 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
 到不得已處只得變變得是仍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
 舊是平常然依舊着存一箇變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
 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
 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

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亦

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

和而曰中庸也語類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

中純以理言謂之
中庸其實一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

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

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爾學明道曰言天之自

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

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伊川曰生之謂性與天命

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
 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
 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
 之理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語類天命之
 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
 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
 不雜乎陰陽或小註云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
 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是專言理按此較語類
 更明劃蓋不止云說理意較多而已伊川云天所賦為
 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
 人物所稟受於天之謂之性○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
 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天命與氣質亦相
 濼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
 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
 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木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
 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
 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

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這一原故也
 ○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
 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東陽許氏曰
 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
 陰為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
 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
 可踰非順乎○文集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
 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
 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
 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愚按章句從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說來自自然離不得氣質故曰氣以成形而理亦
 賦焉欲人知得陰陽五行本是乘載此理有生之初隨形
 賦受如天分付一般何等鄭重到下面人物之生則專指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是就不離中獨主
 其不雜者以言性不復沾氣質說矣語意極分明○困學
 錄孔子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也子思天命之謂性
 以其不離乎氣者言也告子生之謂性則率循也道猶路
 專以氣言也此告子所以為不識性也

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詰類率字輕率只訓循循此理便是道伊川所以謂便是仁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率字不是用加字。○問此循字還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修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物物各有這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往不在也。○問：為有為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然。○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此循字是就道上說。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即此便是道。循性謂循其理之自然。或以為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做

方始有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蒙引：章句各循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人多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故曰率性之謂道。只是觸事物而見道。道初不屬事物也。○困學錄：在物之理。即我之理。惟天命之性。無理不具。故隨其所感。從胸中自然流出。不假脩為。便自有至當恰好處。道為人物之所當行。是之謂率性之道。○性一也。物之所感不同。則其中之所發亦因以異。就逐事上看。如觸着仁之性。便有惻隱發出來。觸着義之性。便有羞惡發出來。一事一理。一物一則。也就一事上看。如同一惻隱也。所感者重。其發亦重。所感者輕。其發亦輕。隨時隨處。因物付物也。就各人看。則同一惻隱也。此人合當如此。那人合當如彼。其分不同。故施有差等也。章句下兩各字。極員活極。周至。○精言分派條理。都自渾淪中出。以渾淪中具有條理也。大本達道體用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正一原耳。



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

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三山濬氏曰：品

殺尊賢之等。隨其輕重厚薄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

偏也。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

勉齋黃氏曰：脩道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

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

者。此所以著為品節。使之盡其道也。○語類問性。是自然

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修性。伊川謂揚雄不識

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曰：性不容脩。脩是掘苗道

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誰能便於

道上行。門性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

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斃天。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

教化及於物。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否曰：也是如此所

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人上較多。物上

較少。又曰：先王所以威若草木。鳥獸。使無所害。如周禮

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此如草木

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品節。使

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輯語上兩句。一漆。漆木則

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才生人物。便有此性。才有此性。便

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中間更無停待安排處。故不但

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然

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為。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

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已。不聖人

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然此間却有一折。○只為

氣質有偏勝。闕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人為之品

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於大地之間

也。○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

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己分上。設施

未嘗外假也。○紹澗編章句。若禮樂刑政之屬。禮如儀禮

所載。政如周官所陳。可見聖人修道之實。古樂不傳。禮亦

殘缺。然因其遺意之尚存者。猶可以推見其畧。古人於禮

樂無斯須去身。聖人動容周旋中禮。顏子克已復禮。皆此

敦復堂

理也。古人刑政皆正德利用厚生之事。周六官之職正其
 大法而後世莫能行。或言禮樂刑政道之迹耳。未足以言
 聖人之脩道。是豈知古人之禮樂刑政哉。○翼註此教字
 是主張世道之教。達而在上。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窮而在
 下。孔子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
 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
 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
 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或曰小註子思此三句乃天地之大
 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按
 朱子總斷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
 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
 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
 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數語誠中體要。曩時諸本
 亦有從之者。然朱子所以必改為今本。而後來亦遂以今

本為定。非無故也。蓋章句上面已逐字逐句細與剖析。到
 此乃絲牽繩貫。都逆從下三字。跌重上六字。以見性道教
 所由名。不得為異端邪說。所託其於子思。憂道學之失。其
 傳直朗然如揭日月結。復引董子語於三者之中。特提道
 字。歸根天字。其特提道字者。中庸明道之書。性為道之所
 由。出教乃道之所由成。下節所以單承道字說去也。其歸
 根天字者。群言淆亂。只坐不知天。故子思開端特揭一天
 字。性道教都從天說下。天者理而已矣。性為天理之本。然
 道為天理之自然。教為天理之發見。其學敢於性道教
 必不敢誣天。此尤子思震懼發聵。其提綱處。則今本尤
 為精密。無間斷。無可疑。况或問已揭性道教之所以名
 見其皆出乎天。而不外於我。使章句復仍元本。則此二句
 不免犯複。若云欲學者知之。使其知所用力。而不能自
 則今本亦何嘗不隱然含蓋為下節緊喝。不可離地耶。蒙
 引轉謂元本較精。近復有從而和之者。故不可不與剖明
 ○三句統言人物。而以人為主。故於總斷專以人言之。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



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於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人在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文集性非有物只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

故性之為性是仁義禮智信五字。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多難。佛老而言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信只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恰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柏廬講義。天自有所以為天者。易之元亨利貞是也。天即以其所以為天者。命之於人。而人遂得之以為人。而為性。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無一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



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雖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

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陳氏曰辨其親疏之殺如為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總麻之類別其貴賤之等如為之立君臣上下長幼之序為之制度文為如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疎密各有等殺之不同為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教民以孝弟睦婣任卹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

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

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復立矣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祖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形氣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虚道理都與人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屏弃人事世儒或訓詁解析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教矣居業錄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之欠心乃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都是自已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即神通妙用不

教復堂

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語類問橫渠云言有無者予之謂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曰物生於有有無和理也無便了。○因其所固有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不至人干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著這一箇物性。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愚按此條與章句總斷語都從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力為三之謂發明宗旨責成教學以起下道不可離。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為是耶此其所以為全書綱領。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輯畧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按程子論性本兼氣而言故此條全文與中庸本義頗不甚合。恐初學轉生疑障因節錄之若解人自合向全文領會。○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所謂在人曰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如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是一節亦甚精密。輯畧呂氏曰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羞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致復堂

中庸卷一 三 課本

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

哉。語類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然。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輯畧楊氏曰。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若夫無道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或問。駁之曰。衣食作

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蓋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

姓。時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已也。○語類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六職。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

來。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本。不曾為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

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愚按。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是說。道本不可離。語類恐人認作純任自然。人自不能離。道故特下一轉語云。體之則合。背之則離。而或問又申。敦復堂

之曰。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方見得不可須臾離也。一。句。陡
然。一。喝。今。是。責。成。人。身。痛。切。提。撕。為。全。書。大。關。鍵。不。可。二。
字。才。半。得。實。然。又。須。知。或。問。語。類。云。云。皆。從。章。句。日。用。事。
物。當。行。之。理。引。伸。而。出。無。物。不。有。二。句。是。原。其。所。以。然。循。
之。則。治。等。語。乃。與。曾。明。不。可。不。然。耳。非。其。義。有。所。闕。也。至。
可。離。非。道。句。或。問。以。為。是。人。力。私。智。之。為。舊。注。云。則。為。外。
物。而。非。道。矣。愚。謂。今。本。則。豈。率。性。之。謂。哉。一。語。盡。攝。不。必。
瑣。析。○。按。或。問。以。道。不。可。離。屬。戒。懼。一。段。與。莫。見。莫。顯。句。
為。對。文。集。中。有。云。前。段。中。間。着。是。故。字。後。段。中。間。又。着。故。
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語。類。中。亦。有。云。道。不。可。離。專。起。不。
可。不。存。之。意。則。兩。節。分。屬。無。疑。然。總。注。云。其。實。體。備。於。已。
而。不。可。離。則。既。以。此。句。總。領。存。養。省。察。而。章。句。於。上。節。云。
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下。節。亦。云。不。使。潛。滋。暗。長。以。至。離。道。
之。遠。未。嘗。不。并。繳。首。二。句。此。語。類。所。以。又。云。二。者。工。夫。其。
頭。腦。又。在。道。不。可。離。處。也。按。此。即。以。道。不。可。是。以。君。子。之。
離。作。總。領。下。兩。層。相。承。層。遞。說。下。於。義。儘。可。是。以。君。子。之。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

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語類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

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
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
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問。
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
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無。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
便。是。戒。慎。恐。懼。又。曰。這。處。難。言。大。段。着。意。又。却。生。病。只。恁。
地。畧。約。住。道。着。戒。慎。恐。懼。已。是。刺。語。然。又。不。得。不。如。此。說。
愚。按。謝。氏。所。云。常。惺。惺。法。此。中。意。象。可。參。○。所。謂。不。睹。不。
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如。
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玉。○。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
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
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
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問。不。
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
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
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就。已。不。睹。聞。處。只。是。諸。家。看。得。自。
敦復堂

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此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發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之條，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而說，思慮未萌，是指後而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不睹不聞，所以至此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着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思所以發，須與二字之義。○困學錄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二箇發會論其文法，是半面語，言靜不言動也。論其用意，是盡頭語，從動推到靜也。若論其理，則正是全體語，舉靜以該動也。○愚按：固是舉靜以該動，然畢竟以主靜為極，至故章句特揭存天理之本然，與下文未發致中相關照，但泛作統體。

工夫看未為滴骨滴髓也。通看語類前後數條，自合該以立極，直是此處鐵板注脚，但緣此竟抹却。○則不可耳。○和盧講義戒懼慎獨，雖是兩項工夫，然靜時為尤要。蓋此處工夫做得當，方分得動靜界限明白。若靜時工夫不到，便照不見動時是非，故愚嘗云：存養不得，力連省察亦無下手處。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蒙引：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處一念之動，極是細事，事字不可深泥。暗處之處字亦然。隱敦復堂

微二字其究一也。條辨隱微或念慮之方。胡或舉止之為。動或些小之事。為皆是愚。按此即朱子所云。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不止念慮初萌也。然細按念慮初萌。畢竟是獨字。本義即如蒙引說。儘可也。○語類問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懼到得隱微之間。人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慎。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是普遍都用。○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問舊看莫見莫顯。兩句。只謂人有所愧。歉於中。則必見於顏色之間。而不可揜。昨問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處如做得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如此說。覺更親切。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覺更親切。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三山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見。而微而末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其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雙峯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

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呈露於外。而不可揜。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愚按二說。一主獨知。一主須臾。隱微。當下。勤出。不。但。以。見。惕。隱。以。顯。惕。微。說。成。兩。境。即。謂。無。隱。不。見。無。微。不。顯。尚。屬。異。時。兩。莫。字。只。好。隔。壁。聽。也。故。當。以。陳。氏。之。說。為。正。○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久。則。在。他。人。十。日。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矣。按。此。條。於。兩。莫。字。直。透。重。圍。諸。家。駁。之。非。是。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文集既言。使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這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意下又提起。敦復堂

不聞以該之。這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意下又提起。敦復堂

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其於獨而謹之。是結上文隱微兩句。意蓋無所不戒謹。通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所發。是於無所不謹之中。謹其未發。是其常。謹獨。謹其所發。是於無所不謹之中。謹其未發。也。○這獨也。不是恁地。獨時如與眾人對半。○家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是。此亦。是獨處。○戒懼。是由外言之。以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戒懼。是統體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夫。猶一。經。緯。而成。帛。又曰。戒懼。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撥。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戒。懼。不。睹。恐。懼。不。聞。此。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上一節說存天理。不則下。而謹獨。似多了一截。○人欲於將萌。則能存天理。不則下。而謹獨。似多了一截。○如。一。片。止。水。其。中。閭。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交。集。於。道。是。微。首。微。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謹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

是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又曰。觀兩莫字。即見此處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加提。○團。便。自。無。透。漏。也。○和。爐。講。義。惟。能。成。懼。則。心。體。湛。然。○為。之。惡。便。斬。然。割。斷。此。為。慎。獨。○念。初。起。便。有。把。握。善。則。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在此也。○李安溪曰。朱子發明不睹聞兩節。極精其源。出於周子所謂誠無為。幾善。惡寂然不動者。誠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幾微故幽。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又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朱子此兩條注實出於此也。元明間。講家多以道不可離。作總提。而分講動靜。豈知存誠審幾。是兩項工夫。大不是兩箇時候。誠無一息之存。幾則是動之微。當其幾幾之時。而誠無不在。豈偏於靜乎。然却不嫌分動靜者。誠雖貫乎動而寂然不動者。此也。當動之時。有存誠而已。所謂誠無為而寂然不動者。此也。當動之時。

中庸章句 卷一 一 課本

其謹察者亦誠也。然已謂之亦誠而不謂之存誠。謂之義以方外而不謂之敬。以直內矣。故以誠幾分動靜。自周子以來已然。但要識得兩意。親切不可泛言動靜。皆一於敬。惟知是存誠。謹幾兩段工夫。則上節該貫動靜。下節亦未嘗不通徹。顯微經文舉靜及微者。以見其功之密。且存守察字下。夫此處尤親切得力耳。按此發明本義深細。固到讀者宜息心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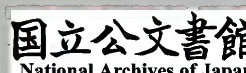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

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



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

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語類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時先戒懼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此就當下說，是本義



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
 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
 差而已也。此以究竟言之。是以前意。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
 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
 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所。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
 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
 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
 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
 由此而入也。保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聖賢體道之功。

甚密

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

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
 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
 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
 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
 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
 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
 正與此相首尾。文集章首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困學錄此章從天命大原說下來。故先存養而後省察。末章從下學工夫說上去。故先省察而後存養。語勢不同。理則一也。但諸家皆不之

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

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

察耳輯畧明道曰要修持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

者這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

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

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

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

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

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

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

甚矣語類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是審其微細方

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

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便不是○紹聞編作兩事說

則不害於相遜作一事說則重複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

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耶曰以理

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

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

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



有哉。輯畧伊川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即其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於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游氏曰：人所不將，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曰：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語類問：跡雖未形，幾則已動，是程子意。人動則已必知之，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愚按：章句義自是歸重。曰：他說已獨知之，上故文公以為程子不若三家之密。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輯畧呂氏曰：率

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自餘諸說，朱子以為未盡故不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集解：情易見，性難明。字而指其未發為言，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其不言四端而言喜怒哀樂者，世間無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以此便已見得與天地萬物相關也。○輯畧：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伊川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可既思於未發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
 喜怒哀樂一般才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朱子申之
 曰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極精微說未發界至十分盡
 頭能發子思言外之意季明又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恐無著摸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則可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矣發而中節固
 之中有已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
 是得中只為將中來分說便是和也愚按得中之中即
 時中之中與在中之中分未發已發看季明又問當中之
 始得或問中之曰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
 若其日之有見耳之有聞則常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
 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語類中字是狀性之體
 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
 也○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定何所謂中
 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
 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中間章句
 所謂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日在中者未動
 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
 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一事處之得恰好
 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
 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
 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都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眾
 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一無大本
 道理絕了或曰恐眾人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
 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
 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
 而動全是中節之和眾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
 不曾知得○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
 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問心本是箇動物
 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
 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
 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
 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
 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自在及動時又只是

課本

這靜底。○問未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曰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未發之前萬理備具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不同要是有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待安排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問渾然不待勉强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接未發之中本自有箇節在天命之性有物有則是所謂節也中節者只是處得恰好雖出人為而自動中乎天則○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曰和○蒙引曰情之正也便見那不和者非其正矣情之正者是從本性發出隨感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是感於物而動所謂欲動情勝者也

故須有戒懼工夫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得有已發之和按此條後四句乃預透下節致字非此節本義也○困學錄合喜怒哀樂而言則件件中節舉其一而言則處處中節皆字義乃盡○讀書錄中是和之源頭和從中內流出來○輯語和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言人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即下致字中事必養成乃復得此和便說不得本然之和○翼註發不中節不獨哀怒不是和即喜樂亦不是和中節則不獨喜樂是和即哀怒亦是和性情中道理本來如是○松陽講義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姚江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為非不知此乃朱子舊說也舊說曰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是即姚江無未發已發之說也朱子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姚江猶自謂獨得大本看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

敦復堂

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輯畧曰
先王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
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
伊川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
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是也。又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
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侯氏曰。中一
也未發之中。時在其中矣。特未發耳。伊川先生曰。未發
之中。在中之義是也。譬之水也。湛然沉寂。謂之靜。果其所
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和二字。譬焉。思過半矣。然則中
謂之大本。和謂之達道。何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
大本。由是而之焉。順此理而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交。達之天下。莫不由之。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齊家。則
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故曰。達道
致此者。非聖人不能。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呂
氏問。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今細思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伊

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
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或問。申之曰。赤子之心。純一無
偽。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
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
之心。如何。伊川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或問。申之曰。本
發。則為水鏡之體。已發。則為水鏡之用。○語類問。喜怒哀
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因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酢萬變。亦
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相
凌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
和。便自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問。章句。天下之理
二語。曰。方其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純乎天命之本體。故
曰。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
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
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為合當喜。怒。天下以為合
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柏廬講議。中和不是
二物。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只看說箇天下大本。天下達道。
可見。大本非內。達道非外。程子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
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和。只還他亭亭當當。直上

直下而已。○翼註兩天下字實包得天地萬物以起下節之意。○中庸解大本達道之本天下許多道理於此統宗達道從大本出天下許多人情於此協應。○輯語天下字是切實字不是張皇字。○困學錄從中和說到大本達道直將位天地育萬物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孔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語類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以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文集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泛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工夫而惟聖人為能盡也。○愚按本節文義乃是於上二節之下脫開提起仍從天命源頭說下申明道不可離見人人有此性道即人人具此中和正或問中所謂不以聖愚而有加損是就本然說而語類中多有粘上戒懼慎獨作工夫說者乃是通連前後就學者而言非專論此節本義讀者不察乃有云中非戒懼不能為天下之大本和非慎獨不能為天下之達道如明季艾千子之說則將置下節致中和於何地故愚於語類文集凡夾說工夫者概不敢載惟擇其精要者編入下節庶使學者疑障一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語類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推而極之工夫極精密。○翼註天高地下本來成位故以位為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自有故以育為遂其生又曰入地本位只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只不閉其化便是育松陽講義中之曰這二句便是洪範兩賜煥寒風應肅又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哲謀聖底道理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

育矣。解豈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
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
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則所以中也
又曰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平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明
道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又曰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然其要在慎獨穆氏曰中以形道之體
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
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語類人說中只是大綱如此說
比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中非能極其中如人射箭期
於中紅心射在貼上亦可謂中終不若他射中紅心者至
如和亦有人綱喚做和者比之大段乖戾者謂之和則可
非能極其和又曰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致中和
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致
和則欲其無少差謬而又能無適不然。所謂致和者謂

凡事皆欲中節。若致中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
常在中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
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
於克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問平日無涵養者
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
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
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又曰如涵養
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
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
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戒懼是統體工夫故章句
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至靜之中乃本發時
也。按此戒懼乃是從動處說來以至於至靜之中乃本發時
不略不聞上若將自戒懼句便私定不略不聞以下便說
不去此大全史氏說之所由鶻突也又史氏云大凡靜是
自外靜內動是自內靜外動出外之謂此四語却自分明
之謂靜是白內審察出外之謂此四語却自分明。勉齋
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
不然。是直致史氏申之日橫致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
敦復堂

中庸章句卷之五 第... 敦復堂

不全盡之謂直政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
 ○新安陳氏曰必欲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
 下得不苟○四書通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
 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
 偏倚已是約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
 之處無少差謬只是精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
 愈至按此於章句自字以至於字而字三箇層拆字字透
 剔分明○文集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
 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
 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故曰大
 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
 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
 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
 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者或
 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
 必有一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
 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
 以致夫和也散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

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
 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
 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語類問致中和位天
 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世間
 何事不繫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賞之而千萬人
 勸怒一人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齔寡樂育英才這
 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相處相接
 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天地位
 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
 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
 物安得而育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
 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
 亦在其中矣

文集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
 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
 敦復堂

及之也。○四書通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
 何萬物便有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
 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
 ○蒙引章句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蓋天地之所以為天
 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悉已變
 付在吾身矣至於萬物亦同出於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
 者真箇是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如何
 不是一體初間天地以此理全付於吾吾自戒懼謹獨而
 充之則能全盡其所付之理而又有以參贊乎天地之心亦
 肖子之能成父母之事者矣。○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
 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
 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
 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愚按中以心言受天
 地之中以中感中所為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也和
 以氣言稟太和之氣以和召和所為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也。○紹聞編天地間只是一氣心其主宰處也元
 無間隔本無時不相通故西銘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
 之帥吾其性此語最精乃章句之所本先言體後言性者

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也。○司馬公曰天地之有
 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但有
 其節焉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
 中和後能育萬物也范景仁曰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不
 中不和則病天此之謂一體。○輯語致中和是工夫盡頭
 天地位萬物育是效驗盡頭分明在事上說註中天地萬
 物本吾一體非是仍歸結天命本原乃是提明位育所以
 然之故故於心正氣順之下特與唱明故其效驗至於如
 此蓋指位育之實事而言非懸空語也又曰兩焉字極宜
 理會不說如何夫位育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星災
 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
 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困學錄致中和之極功到
 位育乃盡說效驗正是工夫盡處蓋人事之盡乃能與天
 命相通若有一毫未至便與天地萬物猶有間隔在按此
 所以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然亦不過全其天命之
 本然率性之自然者而已非有加也。○章句於上節大本
 達道分承天命率性到此節併歸致字極言其效而云修
 道之教亦在其也見聖賢接引來學之心直以此為盡頭

實証。由教而入者。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

言之。以結上文之意。文集人之有心。所以主乎身。而無動

理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謂靜也。方其靜也。一性渾然。道

及其動也。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謂

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

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感周流。而體用未始相離

者。也是以君子之於敬。無動無靜。而無不用其力焉。未發

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

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

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

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長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

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此心周流貫徹。君子所以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按此極言體用之不

能相離。章句所以言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存以字意

深。又曰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又曰學者能

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

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

問。有以用其力。按此數條。皆與章句相發。故節鈔。四書

通。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

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

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也。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

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

位育。一機。非兩事也。輯語戒懼。以致中。慎獨。以致和。故

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慎獨在動。幾猶敦

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天。此一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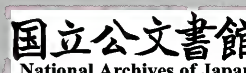
也。妙也。

中庸章句本義卷一 三十一 課本 敦復堂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統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

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上一節至此截住下乃轉入未節然靜而不知

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



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驪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語類問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問未能致中和則天地不得而位。只是日食星隕地震山崩之類。否曰天變見乎上。地變動乎下。便是天地不位。○紹間編陰陽有定位者。有流行者。自其定位而言。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夫安得不謂之靜。自其流行而言。二氣交感而萬物生。夫安得不謂之動。又曰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天地位是主宰處。萬物育是流行處。○新安陳氏曰。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惟大聖神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神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曰然則中和果三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一。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文集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原耳。體用之不同。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

謂之靜。自其流行而言。二氣交感而萬物生。夫安得不謂之動。又曰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天地位是主宰處。萬物育是流行處。○新安陳氏曰。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惟大聖神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神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曰然則中和果三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一。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文集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原耳。體用之不同。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

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當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殞卵殪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又集問極其中則大經

極其和則事事物物各得其宜而萬物育矣。曰此只說前一截若聖人不得位便只得如此其理亦無虧欠但世上有不足耳又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不旱之災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舜之事亦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崩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拆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條辨位育朱子作實事說但於堯水湯旱以為氣數適然祇大槩說耳湛甘泉謂堯湯之水旱還是初年政教尙有未至處即是中和猶有未盡處迨舜舉五刑而天地平成湯責六事而寬仁益布然後水旱得以消弭而天地萬物各得位育矣故知位育實事不徒在一心感格而在存實政推致也此意足發先儒未及。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

中庸章句

卷一

三

敦復堂

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

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語類問吾

身之天地萬物，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問：位育以有值者言，

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

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

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公燮理陰陽，須是先有箇胸中始得。曰：二者

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耶？

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

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

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

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語類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

○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

自可見。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

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



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

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

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朱子曰

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

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

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無

過不及處。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者和

也是指已發之中也。按此下辯論較畧甚。繁其與本義不甚關切者。不復載。後倣此。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所傳謂所傳於夫子

傳之。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

不可離。實體道之實體。特提道不可。次言存養省察之要。

終言聖神功化之極。本原出於天。實體備於已。天人無二

聖神功化。復其所得於天之本。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

盡人以合天也。中庸大指已括。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

於天命之性。達道即率性之道。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

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謂慎獨以遏人欲。充本

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

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此中庸第一支。下十

綱故龜山先生以爲一篇之體要。只百餘字。而

義理工夫效驗無所不盡。全書直引而伸之耳。

中庸章句本義匯叅卷之二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

精微之極致也翼註不偏不倚中之體也無過不及中之

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必拆開說按章句

以而字串下以之理總承之自極分曉新安陳氏曰提

撥篇首一句以為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

之德也紹聞編天命所當然見不可違越精微之極致

見不容少差章句下此二句非贊歎中唯君子為能體之

庸乃起君子為能體之而小人反是也蒙引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

小人反是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唯君子為能

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下句反字

而牛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困學錄為能體之體字猶

體物不遺之體。君子直做中庸。骨子與中庸為一體。○愚按中庸是箇道理。無形影可見。自有君子却分明把這箇道理從君子身上和盤托出。此其所以為君子。中庸此一句直包括全部。如後面所說舜文武周至聖至誠。莫非君子道德九經。經綸參贊。莫非中庸。故此處只以誠字渾括在這裏。或有因大全新安陳氏云。體字乃以身體而力行。之認作着力字眼。不知本句語氣渾淪。是就現成說。所謂與道為體。到下節方是推其所以然。只善體經文語氣。自見朱子有云。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竊謂中庸便是無軀殼底君子。君子便是有軀殼底中庸。為能體之。當作如是解。○困學錄云。劈開君子小人。開出一篇之局。固也。至謂智不如舜。仁不如淵。勇不如子路。便是小人。反中庸下文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都在反之之列。而精言亦同此論。則苛矣。愚按中庸以君子小人對言者。三本章。一日中庸。一日反中庸。素位章。一日居易。一日行險尚綱章。一日闢然。一曰的然。其言闢然的然者。是其本來心術之異也。其言的然者。是其後來行徑之異也。本章則合心術行徑以一反字括之。或問所云畧舉大端者。此也。三處都是極言其方圓水火之不相入。至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律之以反。自屬殊科。但由其過不及。背馳日甚。斯不免為小人之歸耳。故子思援此發端。而以智愚賢不肖繼之。自是言外微指。此其所以開一篇之局。意在為學者指示路頭。既嚴絕之於道外。復微判之於道中。引人中庸一路。若謂以智愚賢不肖遠與小人作一例看。則操之為已蹙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

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
 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
 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眾人相呼之通號
 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困學錄子思作中庸歸本仲尼觀
 中間引言只用于日常例獨於起
 末高唱仲尼其意可見○愚按子思自以中庸名其書天
 命一章先經起義然後推本仲尼顯唱中庸名目以見此
 書此理之所由來本
 天本祖大書特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

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

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

所忌憚也輯畧伊川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
 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張子曰時
 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
 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
 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
 則自能見得時中○語類問時中曰自古聖賢講學只是
 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
 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問君子而時中曰君子
 只說是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有君子
 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若小人畢竟大
 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然他
 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為惡猶輕得些○問如何是君子
 之德與小人之德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德
 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
 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當看而字既是君
 敦復堂

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交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困學錄朱子云。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愚為更下轉云。惟是君子方能時中。兼此二義。而字始徹。又曰。君子而時中。此君子不是生成美質。正是已能戒懼慎獨。而至於成德者。故曰。有君子之德。此是中。之體隨時處中。就發用上說。是中。之用。愚按。人每將上一截。看得太輕者。由於泥看語類。只是箇好人之說。殊不思章句。特下箇德字。此豈得如汪氏以善人之質。美未學當之。分明是其德已成。即此便已具時中。本領而又能兢兢業業。隨時處中。此其所以到得恰好處也。若平時無君子之德。則處中豈可隨時。粹辨愚嘗謂戒慎恐懼工夫。自是通前徹後。說在君子內。亦可說在時中。截亦可而字。破作兩面。實圓成一。而故須先提起一層。後用轉落於章句。本義實不相妨。竊謂朱子當年謂二又字不用亦可。似亦微。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

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輯愚蘇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伊川曰。

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楊墨皆不得為中。至子莫。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着。則不中矣。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語類。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若反是。便是差。異矣。○輯語。只加一箇時字。便藏得箇庸字。注云中無定

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
為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即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
於無忌憚者○時中註有二義曰隨時處中是逐時戒懼
就君子自修說○日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
說○困學錄零星說是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本
義只在隨時處中上惟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下一句
只要其大凡而言之愚按君子之所以隨時處中而無時
不中者中字源頭即時字消息不敢棄天不敢棄天知其
在我而已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云無可無不可是孔
子小心處思謂此其所以為聖之時○上六句已正解經
文大指明白蓋中無定體三句是就道體上推說一層申
明所以當隨時處中之故其曰隨時而在正見不可不隨
時處中也君子知其在我四句方正講君子而時中言非
戒謹恐懼則不能隨時處中即不能無時不中也其言戒
謹恐懼而不及慎獨者戒懼本不是該動靜而言慎獨自包
攝在裏也○小人不知一而只逐句與君子反照當自得之
○困勉錄小人不正一樣有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者
亦有以中庸為不足學而敢為高論者類厥險遠皆在其

中其為無忌憚則一也○困勉錄講義高景逸云君子一點
畏心至上安不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無忌憚有此
兩途最說得該括○愚按章句特揭出肆欲妄行與戒謹
恐懼對照君子小人之分敬肆之間而已學道人不可不
猛省○紹聞編有志於時中之學者當自敬義夾持始程
子言中者天下之人本惟敬而無失最盡又言欲知中庸
無如權何物為權義是也然精義又在致知故下章言擇中庸而守之又以智為先
或問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
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為能
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
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
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叠上文之



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及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若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畧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據而臆決也

輯畧伊川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愿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誅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奸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



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為愈楊氏曰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為權也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為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爲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狗名失實流而為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忍而為仁皆失是也按楊氏與呂氏說同指雖朱子皆以為非本意然有關世教故備錄之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又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

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語類以性情言謂之中和以理義言謂之中庸以中對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指已發未發而言以中對中庸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時中執中之中以中對中庸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雙峯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作中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真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下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課本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

語無能字輯畧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集解中庸無過不及只是恰好既到恰好更何以加這恰好處便是極至處○困學錄不過極平常道理做到極

處便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豈不為至○按本文中庸以道言道無所謂過不及章句以過不及言者乃就人之行道

說故接說中庸之德○上章訓中庸曰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夫曰精微之極致中庸之德所以為至也曰天命

所當然則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也不難能而民鮮能之此率性之道所以必有賴於修道之教也○紹開編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昔臯陶論知人有九德之目成周教三物以六德為先皆取其德性用事渾

成不偏而洪範論造就人材亦言人之有猷有為有守者皇則當念之受之使羞其行而進於惟皇之極是以虞周

盛時成事而在官者皆有常之吉士用勸相國家者稱惟克用常人吉士常人所謂中庸者也自世教既衰運會日

降生得人來便多偏非無材智之士每任其氣質做去不能蹈乎大中又有一種謹厚之人雖無過失而終不克振

拔有為上無修道立教之君以致民行不興鮮能此德非一朝一夕之故太子所以歎也○柏廬講義此章見論語

有德字無能字論來道德本無二致但子思作中庸專欲發明率性之道故不復入德字其增一能字者使人知中

庸之道本人所當能而竟不能乃人自不肯能耳此能字直與唯聖者能之相照應看得兩能字貫通則中間鮮能

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皆上有所承下有所注○雙峯饒氏曰此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眾人亦鮮

能之以起下章之意○愚按能字不但貫本支入後果能此道及至聖至誠諸章能字血脈皆通此一能字乃其發源處也

中庸章句下卷在公 卷之二 敦復堂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暮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自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襍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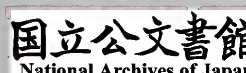
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乃讀中庸之要法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四書通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當

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愚按前章是由用而歸諸體事物用也皆性之德體也此處是由體而說於用天理體也其當然者用也總之體用原不相離自揭明時中以後皆以無過不及言中而不偏不倚之中自在不言庸者庸不在中外也○章句先以中而已矣一句立定綱宗下而過不及知愚賢不或說生稟或言知行或分說或互說都有着落



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或問小註此承上章明衆人之所以鮮能

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須要見得知行相因○語類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于此正分明白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不肯近裏着已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使不去講學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智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同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闇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門

流俗汙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條之徒木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闖茸卑汙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恩按此條亦止可舉以見例實則賢知不止此二種愚不肖亦海概說○雙峯饒氏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春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夫子所以有此歎行不但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見得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見得知行相因○困學錄不行不明是說道自不行不明於天下然却是人不能行之明之所以道不行不明按此與饒氏說可互參○蒙引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明亦自說得然更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為不足知一則全不求所以知此所以於說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行亦自說得然亦以賢者之過不肖者者之過愚者之不及固猶有知在也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行亦自說得然亦以賢者之過不肖者



不明為尤切也。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固猶有能行在也。故交互言之，殊不苟也。○紹聞編過不及字，是此書頭面到此方點出。蓋中庸只是無過不及之名，自堯舜以來言中者，只是如此。至于思始言未發之中，而朱子本之始加不偏不倚四字於無過不及之上，其實古聖賢之言往往因用以見體，故中庸自首章以中和對言之外，後凡言中處皆以無過不及言之。○學錄第二章分出君子小人已開兩脈矣。第四章接上民鮮能又開出明行兩脈。而此兩脈又用交互言之，一部中庸脈愈微而局愈縱矣。○道之不行，起下舜之知道之不明，起下回之仁不行，不知也。不明不仁也。愚不肖之安於不及不勇也。并後面知仁勇一齊學起。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

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文集南軒張氏曰：道之不行，由所知行所以相須而成也。朱子曰：某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



以爲不足知不求所以行不求所以知又是緊切關紐處
恐不可闕。○條辨知愚賢不肖朱子謂各有一般受病處
蓋不知者既。是知之過只去窮高極遠。而不可行。當然者
皆不足行也。而窮極之高遠。又原杳渺。而不可行。當然者
見得便了。更不理會去。做賢者。既。是行之過。只要驚世駭
俗。視道之日。用當然者。皆不足知也。而驚世駭俗之行。又
原怪異。而不可知。故他。只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
了。愚者。是合下昏昧。蹇淺。底人。故不及知。自是。不知所以
行。如。行路者。茫昧。而自不能前也。不肖者。是合下卑汙。苟
賤。底人。故不及行。自是。不求所以知。如。行路者。是合下卑汙。苟
而。更。不。問。前途。之。通。塞。也。此。朱。子。所。謂。先。須。理。會。此。四。項
今。有。着。落。也。若。但。說。知。有。過。不。及。行。亦。定。過。不。及。行。有。過
不。及。知。定。也。過。不。及。則。四。般。人。受。病。處。只。得。兩。般。矣。此
徒。講。交。互。而。未。盡。交。互。之。指。按。此。與。前。蒙。引。說。相。發。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朱子曰飲食嘗

過。思。不。肖。者。失。之。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非。不。能
也。不。察。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這。箇。中。人。生。日。用。離。他。不
得。但。人。自。不。察。而。失。之。耳。察。字。最。要。緊。不。察。則。不。見。實。理
而。妄。行。矣。○。輯。語。當。飲。食。時。其。味。自。在。雖。不。知。味。究。竟。飲
食。何。嘗。離。得。只。人。自。不。去。領。畧。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從
春。梁。過。也。飲。食。是。日。用。味。只。日。用。中。道。理。指。點。親。切。是。此
喻。却。不。是。比。喻。兩。也。字。意。味。深。長。其。音。未。寂。○。困。學。錄。民
所。以。鮮。能。中。庸。爲。是。不。行。不。明。所。以。不。行。不。明。爲。是。有。過
不。及。所。以。有。過。不。及。爲。是。人。不。察。一。層。勘。進。一。層。其。契。緊
爲。人。之。意。切。矣。○。知。味。之。知。在。明。行。前。
章。句。以。察。字。代。之。如。呼。寐。者。而。使。之。覺。
或。問。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
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
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 卷二 七 敦復堂

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或問小註此乃承上起下之辭其字大。不得辭其責者在。○愚按上章明行平說却又用互說可見二項本自不能相離然道必先行而後行此即後文之所以必先擇善而後固執也此章引夫子道其不行之歎而章句原其故由於不明乃即承上章例入不行之歎以明以起下文又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可以行不脫前章互說之脈而次第自極分明講家或以為承上文鮮能知味或以為單承知愚或又以為通承知愚賢不肖或又以為不明二字止預失下章意說中以單承知愚近是然愚謂承明行側入較渾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又曰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樂取諸人之知而愈愚也又曰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為善併合邇言者



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

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

人孰不樂告以善哉。文集通言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

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

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通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

後。只聞常人言語。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按好問

則無所不問。好察通言。則無所不察。兩好字精神。懇款更

無隔碍。便見非大知不能。○語類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

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

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

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

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按廣

大光明四字。隱揚兩面。都有語類言廣大。自包攝得光明

○困勉錄。隱惡不但是不宣。聖心原微。發不見惡。便化

了胸中。自無停蓄處。揚善亦不止是不隱。聖心原至善。才

與善遇。便自與心契。不覺宣揚出來。○此亦大知之精

忱。所以來天下之。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

善。有不能自巳者。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

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

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語類兩端是兩頭盡處。執如俗語

中庸章句

卷二

三

教復堂

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非
 之非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用之也且如有功
 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
 萬金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
 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合賞萬金使賞萬金合賞十金
 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
 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
 中矣安得謂之中○問所謂眾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
 惡者已隱而不宜了○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
 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
 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步行
 將去嘗見諸友好論聖賢等級這都不消得聖賢依舊是
 這道理且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鴛駝也是使四脚行
 不成千里馬都不動脚便到千里而今且學他如何動
 脚又曰以舜之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似不用着力乃能下
 問至察適言又必說兩端以用中此正所以爲舜之大知
 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雙峯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
 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損之時二簋

可用者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非皆然
 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
 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
 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松陽譚義
 兩端是最難擇底家論不同各有一種道理差別在毫釐
 之間舜則洞燭其所以異同之故雖同在揚之之列而當
 今則舍無一點係戀當取則取無一毫游移斟酌盡善而
 中見焉用之於民有孟子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氣象壯其
 所以爲擇之審而行之至又曰不自用而取諸人與孟子
 舍己從人話頭各別孟子言取善之公此則言擇善之精
 力或問小計問在○愚按舜惟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
 爲大知亦正惟舜爲大知所以能不自用而取諸人問察
 隱揚執兩用中節節有大知所以能不自用而取諸人問
 之至下急叫轉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見非大知何能有
 此精切不差之權度是說回環歎想之惟精也○用中於民
 舜之惟一也以舜之大知本如日月當空無微不照猶必
 敦復堂

以爲舜也。按此便已。隱然與予知一流相激射。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按此止與上章舉不行之端相應。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知之事。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爲優。程子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蓋此章言知之事，未嘗及於此。爲過執爲不及而執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輯畧呂氏曰：舜之知所以爲大者，察適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取諸大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專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爲也。執其兩端於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以爲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撝取禽獸者也

此譬禍機所伏○翼註上予知是自負能料事於未然下

予知是自負能析理於毫芒○和盧講義予知之心予知

之言不但聰明者坐此病即昏愚者亦坐此病故下一皆

字是聰明人不應妄誇是昏愚人無可妄誇乃聰明而予

知則失其聰明昏愚而予知則益其昏愚其所以然者只

知物我相形而不勝其好勝之私也故聖人以無我為學

大舜亦只是無我而已○上截是處事下截是明理中庸

論道自重下截然上截提醒凜然正該省惕天下之事禍

機所伏非有罟獲陷阱之形實與罟獲陷阱一般惟其無

形所以易犯何者禍機正伏於利端也故聖賢只講義字

義便是利利却是害今人知利而不知害經常慘淡

不得以為我求利也不知已暗暗地到罟獲陷阱去了

時說罟獲陷阱未有人所驅為人納亦未有不思辟者獨此驅而納者予知

也為予知之心所驅自不知辟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或

謂求利亦有不得禍底然心術已壞則不啻入罟獲陷阱

中而有甚焉者矣况自恃求利之工必至受禍而止故

凡求利即得利而不遠得禍者正其人之大不幸處擇

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

也期月匝一月也或問小註中庸之理雖無所不該但天

地萬物之理萬有不齊不盡是日用可

常行者故章句云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按此亦可想

見自謂予知人馳情廣遠愛博不專之概但在下章則又

當引入切近別作理會耳○條辨章句云即上章好問用

中之事須看之事二字言既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其

事亦何嘗不是無奈擇之未真則眾理在前說到不是却

已見得箇是說到確然見得是又似不如此也得胸中回

中庸章句卷二

二

七

敦復堂

或所以雖有其事亦徒然耳。新安言知禍而不知避以陳氏曰匝周也周一月言其近也。和盧講義知禍而不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避是說明知故犯蒙引云只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為害哉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不至覆敗不止也。然明知故犯究竟是知得不真能擇而不能守亦非知得真若真知如知食之救饑香之辟臭豈肯既得於已而復拋却所以此與下章雖同。擇乎中庸而所得固懸殊也。看朱子於下章即下真知字面。總之不自以為知則其心虛虛則明而利害是非不為所惑。雙峯饒氏曰知屬真真者正而固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上。按此註所

以言又舉不明之端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

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輯畧呂氏曰中庸者天下所

離也象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須臾不能久也。按呂氏本以解民鮮能久朱子以為非彼處久字義而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徒諸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愚按經

予知承上章言大知此旁脈也章句又舉不明之端承前章言道之不明此正脈也故經文言不能守是起下章言回之能守章句舉不明之端是起下章言道之所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曾也奉

持而著之心曾之問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

守如此輯畧伊川曰顏子擇中庸得善則拳拳中庸如何

能擇中庸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

之則在乎勇人之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為知也與

日中庸之可守人能守之此所以為顏子也衆人之不能

惟顏子擇中庸而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

此所以與衆人異語類問顏子擇中庸與舜用中如何曰

舜本領大不大故着力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環中

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服膺弗

失若顏子也大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

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

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

言能擇而不能守此微例重在自然朱子謂顏子

知底意多何也蓋天下固有能知而不能行之人然究其

所以不行之故仍是知之不明若專重在行天下更有自

以為行而行錯者即如賢者過之豈是不能行只緣知處

有病逆行都非思或問小註問章句真知曰顏子身

分固是如此徐思曠曰此章精神在一則字則字根本在

真知真知在擇守之先不是擇為真知此乃顏子之身分

也惟真知故仁能守也為人二字是言其一生大觀如此

○蒙引能擇自博文求能守是約禮之子困學錄擇于

中庸非至明不能審其幾得一善即服膺弗失非至健不

能致其決○則字有兩義一有所得即拳拳服膺是急受

之辭每得一善必拳拳服膺是繫括之辭隨擇隨得隨得

隨守解此不獨則字透并一字亦活矣○結聞編按擇平

中庸句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一氣讀才得

語意呂氏所謂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

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正是形容

其日新不失之意朱子稱其確實○補廬講義拳拳服膺

不是強把這善牢記在心蓋實做工夫底人此心刻刻抹

存與理相依便自不放他走失而日用動靜隨所當然便

敦復堂

做出來雖未能如舜之若决江河沛然此行之所以無過
 莫禦而其契於心而施諸事則一也
 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存疑釋乎中庸求知也行則何在
 夫似不見得行慧謂心者身之主也豈有心藏之而身不
 行之之理故服膺弗失即是行按弗失即弗失於過弗失
 於不及非禮之勿視聽言動其徵也○黃氏曰道之不明
 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
 望斯道之明按此正與上章舉不明之端相應○陳氏曰
 此章言仁之事○困勉錄諸家皆認舜為知回為仁故於
 上下相承處多不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
 方可謂之仁如同之仁方可謂之知脈理自非然按此於
 章句兩處羅紋之旨方
 合而知行相因意益顯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
 如同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
 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
 也乃其所以為知也與按賢乃所以為知即章句行
 之所以無過不及二語意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
 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
 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語類三者是賢
 只就其氣稟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問
 三者謂資質之近於知仁勇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
 中庸則四邊無所倚着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
 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
 敦復堂



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事。條。遊。事。字。最。當。着。眼。以。其。不。合。乎。中。庸。之。理。則。所。為。者。特。一。偏。之。事。而。已。故。以。三。可。字。與。下。不。可。字。對。勘。○。蒙。引。章。句。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大。全。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愚。按。三。似。字。最。善。體。貼。亦。字。意。○。存。疑。此。謂。均。天。下。國。家。者。期。於。能。處。置。得。天。下。而。已。未。論。及。當。理。與。不。當。理。若。管。仲。之。治。齊。蕭。何。之。相。漢。是。也。此。謂。辭。爵。祿。者。但。以。不。就。之。謂。潔。不。論。及。當。辭。與。不。當。辭。若。荷。賁。丈。人。是。也。此。謂。蹈。白。刃。者。但。以。輕。生。為。勇。不。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若。子。路。之。死。於。衛。是。也。故。皆。可。能。○。實。問。中。庸。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語。類。徐。孟。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辦。得。便。均。得。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場。了。云。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至。如。止。孝。止。慈。止。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於。仁。為。人。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慈。信。仁。稱。差。便。失。於。姑。息。敬。稍。差。便。失。於。沽。激。毫。釐。之。失。謬。以。至。里。如。何。不。是。錯。按。此。條。直。將。義。精。仁。熟。三。層。都。暗。說。在。裏。須。細。會。○。問。顏。子。卓。立。處。是。中。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存。疑。章。句。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一。句。說。義。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真。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端。端。的。然。此。心。未。免。出。入。雖。欲。由。於。此。理。之。中。時。或。軼。於。此。理。之。外。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三。敦。復。堂。

者便是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場了云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得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至如止孝止慈止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於仁為人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慈信仁稱差便失於姑息敬稍差便失於沽激毫釐之失謬以至里如何不是錯按此條直將義精仁熟三層都暗說在裏須細會○問顏子卓立處是中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存疑章句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一句說義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真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端端端的然此心未免出入雖欲由於此理之中時或軼於此理之外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三敦復堂。

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柏廬講義子思引此直把

三者指點出中庸道理來。中庸是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者。着不得一分氣魄。着不得一分意見。而此三者人所

視為難事。恰是全憑氣魄意見。不可做得底。獨中庸道理看

去極平易。然越用氣魄意見。越不相干。以中庸而為此三

者三者。即是中庸。以三者而求合中庸。非即三者所

以堯舜之均天下。是中庸。管晏非中庸。孔孟之辭爵祿。是

中庸。晨門荷蓀。非中庸。此干之蹈白刃。是中庸。荀息召忽

非中庸。正夢學者於此。體認明白。則中庸不可能自有能

之。道在困學錄。中庸不可能也。上繳鮮能下起問強一句。中有兩面在。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

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

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

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

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

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

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

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輯畧明道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

無一毫人欲之私之所本。其曰最難。則謂自勝

其人欲之私。非強者不能。此下章所以相屬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徐辨舜之生知。古今少有。即回之



私者不能擇而守也。此明以擇守與回之為人章相應。舊說知仁之德必賴勇以成，則承上乃總承上四章矣。雖亦可從，然覺稍廓。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以蒙引強者力足

下文節節有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人矣。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抑語辭而汝也。按子路好勇，夫子乃以三種強先與他分

而強新安陳氏以為學者之強，看來只還他而自有之強。為妙大德之剛人所固有，君子自強不息，只完其固有者。而已。豈若南北之強，溺於風氣，故既為驢列二種，隨以抑字畧反上文，直與當頭一喝。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積

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

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語類：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問

稟所致，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倚好人故。為君子之事。又曰：此君子字稍輕。○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上言。君子與強者，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學問

做出來，曰：是。○集解：教與報亦自有中道。若不論教之當與不當，而一於寬柔，不論無道之當報不當，報而一主於不報，失其中矣。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即此便是力量。勝人，蓋柔能摧剛，靜能制動，自為近理。若說此中包藏陰險，便說不得箇好人。或曰：南強自是黃老學問，雜霸用之，則為計然之術。君子居之，依然長者之風，看來在聖人當日

尚只須在
好一面說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

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語類風俗易變惟是通衢

於中自然易得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

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紹聞編北方之強

亦未便是不好衽金革如云枕戈相似死而不厭不以死

為懲而衰止也朱子解無衣之詩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

槩先勇力忘生輕死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

之習按此正所謂北方之強只是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

一言君子之道一言強者之事而遂有所低昂則泥矣○

風氣之大藥而言甲冑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用大有北

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
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

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新安陳氏曰此君子之事中庸之

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者也語類強哉矯贊歎

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

明夷如何是中立而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

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

○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後思之柔

弱底中立則必欲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又曰人

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若中道而正初縱無

倚把捉不持久後畢竟又靠取偏此所以為強○存疑和

中庸章句本義

卷上

三

敦復堂

是與人無所乖忤。不立異以為高，不矯情以絕物。然亦須看理之是非。此中自有分曉。自有界限。自有把持。如此方是不流。和最易流。與人和同。了便難於遠人。所以易至於流。故和而不流。此地位極難。須是脚頭立得住。方會如此。○蒙引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此中立字只是對和字言。和亦非強也。其強處在不流。上須看本文。兩箇而字。○精言和自不宜流。中立自不宜倚。理本如此。但和便易流。中立便易倚。君子不流不倚。是何等力量。強在而不上。見下二句亦重兩不字。○人多不能和。此却當和而和人。多不能中。亦此却當中立。而中立豈無擇守人所能。但強處在不流不倚。上蒙引看而不字。最見體認。惟看和與中立。太輕謂與有道無道一例。則未安。○條辨謂君子之和自是不流。君子之中立自是不倚。理固如是。然太說得直截。而不字反無氣力。強哉矯意。亦不出矣。朱子諸說都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

平生之所守也。

語類問國有道二句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

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守。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可也。○相虛講義不變塞焉。塞字要看作今人不過記問。剽竊之學。和固知遇本無所為。塞又何所為。變古人隱居求志。實貴做一番工夫。居仁由義。大人所備。以待時而行之。其塞固如是。但恐當其未遇一身以外。無所顧惜。似可惟所欲為。及一日立朝。富貴功名。參其念慮。欲照素懷。做去不免東妨西礙。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瞻前顧後。畏時抱負。不知何在。而變塞矣。不變者。行義達道。堯舜君民。高貴功名之念。更無些子竊發。這箇是強。○人當無道時。亦知抱道自重。只是當不過貧賤中。實有許多難堪境界。才見為不堪。便變。來了。抑思不堪到極處。只是一死。其忍受不過。亦總倚一死。君子合下早已勘破。講察亦分內之事。本極平常。何累於我。○不流不倚。不變要看他卓然不惑。毅然不動。真箇戢矯欲駢合為一。下不然。思按經文。連下四強。戢矯反。戢讚歎津津不已。隱然欲動。學者能擇能守。百倍其功。便自

青章句本義匯參

卷二

五

敦復堂

到此境地即問政章所謂雖柔必強也朱子不然駢合為一之說當是此意○翼註分人已窮達四件看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

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

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語類問此四者勇之

庸而守之○子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

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

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火○柏

廬講義四不字固是說強亦要從此聽認出中庸來不流

不倚不變俱是一團天理當然而非與人爭意氣也爭意

氣便不是中庸了○困勉錄語類以四者為能擇能守後

事似與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亦必有如

是之強而後為真能擇真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也

愚按強即在擇守處見擇必精守必固方可言強而擇守

則止必須強做箇君子如此看則前後俱徹無說俱融○

按章句自勝其人欲之私正與上章無毫人欲之私

應能擇以至於義精能守以至於仁熟便自能中庸自得

力全在在自勝則非強不為功君子之強本不可與南

北之強相提而較牽連及之所以進于路也○陳氏曰此

章言勇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

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

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

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

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

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

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輯畧游氏曰：中庸之造次顛沛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呂氏曰：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柔而立，寬而眾，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違，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漢書藝文志引孔子之言，素作索。顏師古曰：索隱求

索隱暗之事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語類問

辟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漢儒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

○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如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蒙引：隱怪對正大而言，正大

之理人皆可知，可能人或忽之，惟索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喜新之病，故足以欺世而盜名，如讖緯之說，非人人所能



知則為所欺而得。知來之名矣。如陳仲子之廉，非人人所能行，則亦為其所欺而得廉潔之名矣。○後世有述饒氏曰：不惟當世昧者惑之而已，此以後世包當世而言，一說不言當世而言，後世以後世聖遠言，歷聞前代新奇之論。尤易惑人，如告子遺說至宋而忽，猶子靜一宗。此知之過至明而大熾，章句下或有二字語脈，似尤相入。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語類索隱是求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疏索隱是求知人之所不能知，行怪是求行人之所不能行。○更氏伯璿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若不是強於常知常行，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着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吾弗為之語氣斬截，便隱然有箇依乎中庸之意在。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

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雙峯饒氏曰：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四書通：此君子只泛言下節，君子方是說成德。○更氏伯璿曰：知仁二者未嘗不相因，強特成於結裏。此知行而已。章句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有始也。曰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上見。此行似因知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非真知，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而不發之指。

無息，自有不能止也。語類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以得不會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了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



住不得耳。○按勉焉而不敢廢，既非所以語聖人而全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却非聖人所以自處。蓋聖人只自見得身，在道中自有不窮之至味，不息之真機。如何可以已得此，即欲罷不能，意所謂顏氏之子，其殆庶幾者，以此。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輯畧伊川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是中者也。呂氏曰：怪者，君子之所不為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為其所過，不己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語類：索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又曰：此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輯語：依乎中庸，每緊對索隱行怪，或承遯世，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注：中而已，語氣自見。○按：依乎中庸，

雖不承遯道，然依與遯不同，却須體認。○說統：遯字着九，依字自然，遵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冷淡。○依乎中庸，當從心上看，中即心，心即道，心之慳慳處，即中庸之所當知。心之豐豐處，即中庸之所當行。○按：此看依字，極親切，有義味。○須知對隱怪作轉語，則理脈方不錯。○或問：小註遯世，不知句專對半塗看，有謂針鋒隱怪大非。○此上句深一層，非兩樣也。不知說得平常，不悔發得深微，才合聖者地位。○管東溟曰：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顧涇陽曰：不悔與不慍別，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狗人而忘己，不慍，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然遯世不見知，聖人只不悔而已。老氏知希我貴，便多了一層意思。○忽聞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要見得他所以不悔處。論語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聖人依乎中庸，則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縱令終身被埋沒，更無出頭處，亦無可悔在他人。到此罕能不悔。○君則廢矣。在聖人，歿壽不貳事，天以終身，何悔之有。○蒙引：君敦復堂

子所以不悔者正為此箇道理生於天而備於我乃吾分
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者也有見於此故
能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困學錄依乎中庸論學者分上
必須到遷世不悔然後為依之盡若論聖人分上則既與
為依自然全體不息遷世不悔特推極依之盡處而言即
是依中庸內達天白得之妙更無積累層次愚按二句
對上節看則兩截照註平分確不可易若就本義看則依
乎中庸乃其所以不悔之由不見知不悔正依乎中庸之
至兩截自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
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或問小註章句知之盡仁之至盡至二字內便有勇字意
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言大勇若無勇非謂無所事勇也
○按能擇是知到得依乎中庸是為知之盡能守是仁到
得遷世不見知不悔是為仁之至知盡仁至勇即貫乎仁
知之中而無所事於勇是為中庸之成德既曰君子又曰
聖者君子尚是統言聖則分明勘實地頭為中庸歸宿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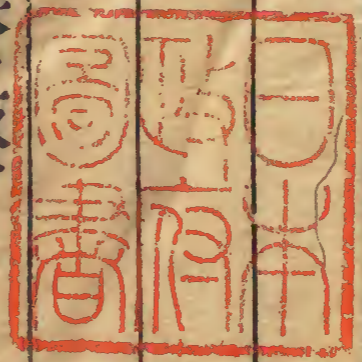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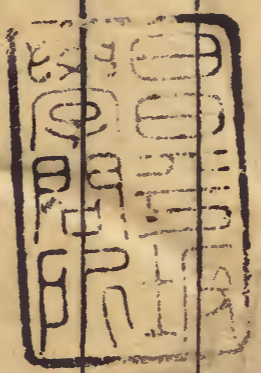
際非聖人不能到亦非聖人不能知此夫子語中所以雖
似颺開而章句即援此證明吾夫子之事與上吾弗為吾
弗能也語脈正相應也○困學錄此章因上數章分言知
仁勇以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
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唯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道之
不行不明由知思賢不肖之過不及此章言索隱行怪便
是賢知之遷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
舜之知回之入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
止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天下只有此一條正路猶
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按子思之稱引仲尼正以此自君
子中庸到此作
小結為第一章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
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



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
 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更氏伯
 璿曰右
 以前十章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
 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入所能知能行者道是
 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
 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



中庸章句本義匯叅卷二終

六歧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the texture and color of the aged paper.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